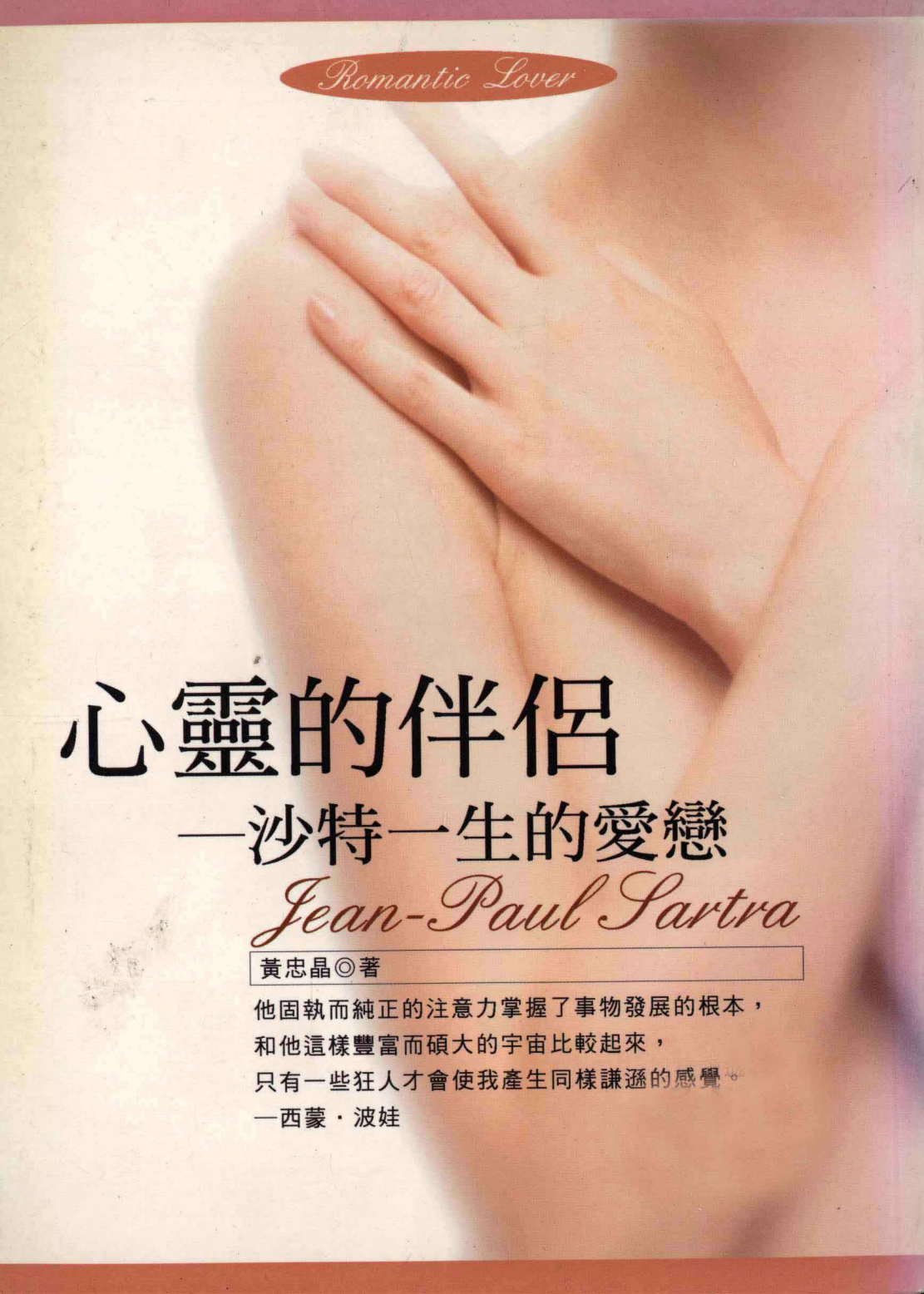




*Romantic Lover*

# 心靈的伴侶

— 沙特一生的愛戀

*Jean-Paul Sartre*

黃忠晶◎著

他固執而純正的注意力掌握了事物發展的根本，  
和他這樣豐富而碩大的宇宙比較起來，

只有一些狂人才會使我產生同樣謙遜的感覺。

— 西蒙·波娃



# 名人羅曼史<sup>1</sup>

心靈的伴侶——沙特一生的愛戀

定價280元

---

作 者 黃忠晶  
發行人 潘正義  
執行編輯 鼎易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 
封面設計 鼎易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 
出 版 笙易有限公司文化事業部  
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4弄11號1樓  
Tel: (02) 2367-1757  
Fax: (02) 2245-1479

---

總經銷 旭昇圖書有限公司  
Tel: (02) 2245-1480  
Fax: (02) 2245-1479  
登記證 局版北市業字第299號  
I S B N 957-97717-4-X  
印 刷 鼎易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---

版 次 2000年1月初版一刷  
(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)

# 目錄

## 第一章／早年

(一九〇五—一九二四)／5

## 第二章／在巴黎高師

(一九二四—一九三一)／51

## 第三章／教師生涯

(一九三一—一九三九)／97

## 第四章／轉折

(一九三九—一九四五)／151

第五章／成名之後

(一九四五—一九五七)／197

第六章／知命

(一九五七—一九六八)／247

第七章／晚年

(一九六八—一九八〇)／295

第八章／沒有結束 337

名人羅曼史

# 心靈的伴侶

——沙特一生的愛戀

黃忠晶／著





# 目錄

## 第一章／早年

(一九〇五—一九二四)／5

## 第二章／在巴黎高師

(一九二四—一九三一)／51

## 第三章／教師生涯

(一九三一—一九三九)／97

## 第四章／轉折

(一九三九—一九四五)／151



第五章／成名之後

(一九四五—一九五七)／197



第六章／知命

(一九五七—一九六八)／247



第七章／晚年

(一九六八—一九八〇)／295



第八章／沒有結束 337



# 第一章 早年

(一九〇五—一九二四)

## 普盧

一九一五年。巴黎盧森堡公園。

一個男孩和一個少婦在散步，怡然悠閒。

男孩個子矮小，一隻眼斜白，看上去有點醜。少婦卻是容貌秀美，體態苗條，身材修長，洋溢著女性的魅力。從他們身邊走過的男性不覺對這婦人投以欣賞的目光，有的還透著一股猥褻。少婦似乎感受到壓迫，加快了腳步。男孩挽緊她的胳膊，彷彿在說，別怕，這兒還有我呢！

三十年後，這男孩舉世聞名，成了大作家——讓·保爾·沙特。而此時，他的母親也



就是這少婦，正親暱地喚著他的乳名「普盧」，向他訴說自己的心事。

十年前，六月二十一日這一天，普盧呱呱墜地。他的號哭預示著人生的不幸。他是一個掃帚星，拿咱們中國話說就是「剋父」。隨著他的誕生，父親陷入長期的疾病折磨，發燒和腸炎，拖到普盧一歲三個月的時候，終於撒手歸西。

成了寡婦的安娜·瑪麗生活無著，抱著小普盧回到娘家。普盧在外祖父家度過童年。而這就決定了普盧的一生，雖然是在他不自覺中。

從懂事起，一直到十二歲，普盧感受到的全是愛撫、溫柔 and 安寧。他從沒有被強迫命令去做什麼。他不知道暴力、強制和壓迫為何物。

這是一個真正沒有父親管束的孩子。外祖父對自己的子女很嚴厲，對這個小外孫卻寵愛有加，從不使用家長的權力。他把普盧視為上帝賜給他安度晚年的禮物，從孩子身上獲得人生的樂趣。

母親呢？她在家中的地位也相當於一個孩子，沒有任何獨立性，又怎能管得了普盧？他把她看成一個大姐姐。她也從不願意強迫他。外祖母有點神經質，既不喜歡女兒，也不特別喜歡普盧，但家裡不是她說了算，而是外祖父查爾。

沒有受到父親權威的壓迫，這給了普盧一種充分的自由感。在他還不認識自由這兩個字時，他就有一種深切的自由意識，自由對他來說是與生俱來的。到他步入青年思維能力特別好的時期，很自然地，人的自由成了他思考的中心。他以一種獨特的自由哲學的創始人而



著稱於世。

這種純粹的自由意識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，他一生都不懂得服從命令，討厭強制，同時他也不懂得如何去命令或強制別人。這就註定他不會成為政治上的鐵腕人物。像賀德雷、格茨這樣的人物出現在他的戲劇《骯髒的手》和《魔鬼與上帝》中，他們做了他只能在想像中做的事情。

童年生活還把另一種意識深深埋在普盧的腦海中，這就是人生的偶然性和無理性。從他懂事起，媽咪就不斷地告訴他，這不是他們的家，他們是寄住在這裡。這兒的任何東西都不是他們的；他們一無所有。

沒有父親的權威雖然少了壓迫，同時也少了作主的人。無人作主，沒有自己的家，不安定，不踏實不知從何處來，也不知向何處去。四顧茫茫，無根無基。他感到自己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。

自由和偶然這兩種意識交織在一起，成了沙特一生精神活動的主旋律。他既感到自己是充分自由的，又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偶然性和虛無性。這是矛盾的。

為了解決這個矛盾，他有一個高招：他的價值正在於他能感受到別人感覺不到的偶然性，唯有他，才能求得偶然性的意義，而這正是自由的根本之所在。

等到他能明確地用哲學或文學語言來表述這一切時，已是許多年之後。而思想之源早在童年就已潛存。



普盧一直討厭膠狀物或粘滯的東西，但他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。四十多歲時，一位心理學家朋友給他作了一次心理測驗。一張圖片放在他面前，上面有一匹奔馳的馬、一個行走的人、一隻高飛的鷹和一艘前進的艇。哪一個給他最強烈的快速感？沙特選擇了艇，因為它掙脫了水。這水象徵著偶然性，掙脫了水的艇象徵著自由。

沙特把他的心理感受本體化，在哲學巨著《存在與虛無》中多次談到粘膠狀態。他的哲學來自他自小就有的生活體驗，而不是相反。

一直到十歲，普盧都是生活在一個老頭和兩個女人之間，幾乎沒有小玩伴，很少在戶外活動。於孤居獨處之中，他在外祖父的書房尋覓到自己的天堂。

作為著名法語教師的查爾藏書頗豐。普盧四、五歲就在裡面翻弄。他不滿足於媽咪的朗誦，自己開始了閱讀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讀的第一本書是《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苦難》，這本書名聽起來挺不錯。

很快，普盧在書本中找到了他要找的一切。他不是在讀書，而是在「吃」書，把書中的一切據為己有。他的感受是，書中的詞語不是事物的符號，它們就是事物的本身。

這種視詞語為具體事物的直覺顯然是創作的動力和來源。到了七、八歲，普盧開始動筆寫東西。當他把一個個詞語排列組合在紙上時，他感到充實，覺得自己實實在在地創造了一點什麼，而這是屬於他個人獨自所有的。小普盧欣喜地看到，這些詞語就是他夢寐以求的家，是他生命的歸屬，是他的根。在這裡，他能夠化偶然為必然，變虛無為實外祖父的態度



更加堅定了普盧的志向。誰知這裡竟是一場誤會！查爾對作家是瞧不起的。得知外孫想幹這行以後，鑑於他倆的關係，他不便公然反對，就轉彎抹角地說，作家的生活很不幸，他們沒有一個不是餓死的；不如以文科教師為職業，同時業餘搞寫作。他以為這樣一說，可以讓普盧慢慢遠離文學創作。

哪知普盧誤會了老頭子的意思，以為他是贊成自己搞這一行的，只不過更全面地為自己設想罷了。於是他更加一心一意地投入文學。幾十年後，沙特才猜出外祖父別有用心。然而那時文學已經成了他的絕對命令，深入到骨髓之中。普盧在書房裡什麼都讀，有插圖的，沒圖畫的；兒童讀物，成人的書；甚至福樓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這樣的巨著，他都囫圇吞棗往下咽。

從小就接觸這些名家的作品，他對他們完全沒有神秘感，他覺得和這些「老兄弟」打交道輕鬆自如，他們之間是完全平等的。這種心理素質是他日後在文學事業上成功的一個因素。他在向文學巔峰攀登時沒有任何心理障礙。

普盧十歲了，查爾不能老是把關在家裡，於是讓他上了亨利四世中學。從這時起，普盧才開始融合在孩子群裡，像正常兒童那樣樂呀、笑呀、跳呀，而不是在家裡胡思亂想或和大人在一起玩。

班上有個叫貝納爾的同學，成績優秀，為人謙和，大家都很喜歡他。好人命短，後來他在冬天病死了。孩子們在他的棺材前哭泣。過了幾個星期，班上來了一個新同學。他剛進



教室的那一剎那，同學們都發生錯覺，以為貝納爾又復活了。他的神情和穿著跟死去的那位太相像了。他就是保爾·伊夫·尼讓。尼讓讀過很多書，而且渴望寫作，尼讓也跟普盧一樣，一隻眼睛斜視，不過那是左眼。普盧的右眼斜白，這是他四歲時患病所致。

普盧很喜歡這個新貝納爾。他此時想像不到這個同學在他以後的生活中將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而其他任何男性朋友都無法與之相比。跟男性朋友相比，女性在沙特一生之中佔有重要得多的地位。這在童年的普盧那裡已見端倪。

普盧很早就有一種關於戀愛的思想，這是產生於他讀的書中，裡面充斥著他似懂非懂的愛情故事。

普盧五歲時，全家在瑞士湖濱度假。一天，大人們都出去了，留下他和一個小姑娘。他倆待在臥室裡，看著窗外那片湖水。看得無聊了，他們開始玩「醫生看病」的遊戲。他是醫生，她是病人，他給她灌腸。她拉下自己的小內褲，把上衣也脫光了。他有一個灌腸器，是平常給自己灌腸用的，這次他給了她一下。小姑娘任憑他這樣做，似乎感到很愉快。這是普盧第一次和一個小姑娘的性接觸，雖然完全是不自覺的，遊戲似的。

六歲時普盧在阿卡欣，喜歡上一個患結核病的小姑娘。當時他在一個帶槳的小彩船上照了一張相，於是就拿著這張照片在小姑娘面前炫耀自己。他覺得她是那樣可愛，常常挨著她的輪椅坐著，而她因病整天躺著。不久她就死了。小姑娘的死使普盧很傷心。他為她寫了一些詩，寄給了外祖父，表達一個兒童對於愛者的哀思。這可以說是他的第一次「戀愛」，



以悲劇結束。

十二年後，他發表了第一篇小說《病態天使》寫的是一個年輕教師跟一個有結核病的女孩的故事。從中可以看出，童年的這段遭遇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他。七、八歲時，在巴黎盧森堡公園，普盧常常拿著一個套在手上扮演幾個人物的木偶，蹲在一張椅子後面，讓他在人物在椅面上表演，來吸引那些下午到這兒玩的小「女士」們。他盡可能地讓人物作出各種姿態，他想扮演一個大誘拐者。普盧在這裡已經表現出他在戲劇方面的才能。

大約十歲以後，普盧與一些來外祖父家裡的年輕婦女有過接觸，她們多半是外祖父的學生或他朋友的同學。這些年輕女性常常撫摸他，使他產生一種肉體感受，她們的乳房和屁股都讓他感興趣。他甚至被一位體態優美的十八歲大姑娘弄得神魂顛倒，因為她始終對他玩著親熱愛撫的把戲，雖然要當他的「未婚妻」，她的年齡未免太大了一點。

總之，普盧與女性接觸得多一些，也輕鬆自如些，他比較喜歡她們。而他跟男性交往得很少，幾乎沒有小夥伴。他也很討厭成年男性，只有對外祖父是個例外。他甚至不希望自己長大成人。

外祖父家是一個音樂世家，家中人人都有一手，外祖父會彈鋼琴和風琴，外婆的鋼琴也彈得相當好，母親也能彈，還能唱歌。兩個舅舅是出色的鋼琴家，喬治舅舅尤其出色，他妻子也是音樂行家。表兄阿爾貝的風琴也玩得不錯。普盧是在音樂氣氛中長大的。他從九、十歲起上鋼琴課，一直到他離開巴黎去拉羅舍爾。



沙特一生都沉浸在對音樂的愛好中。他一直到老年都喜歡彈琴，還經常參加音樂會。晚年雙目近乎失明、身體衰弱，難以外出，他就經常聽聽唱片。他保存有許多名曲唱片。

這種音樂修養對於一個作家、思想家雖然不是必備的，但它對他追求意境、豐富想像大有好處。沙特在他的文學名作《嘔吐》中反覆寫了一個聽唱片的情景，一個黑女人唱著：「在這些日子裡，親愛的，你會想念我」最後仍以這一情景結束，給人以無窮的回味。

音樂之外，普盧的另一個意境追求是月亮。他對月亮懷有特殊的感情。他從小怕黑暗，月亮安慰他。他走進花園，月亮當頭照著，他就感到很舒坦，覺得再也沒有更好的事情了。有時他想像著它會說話，它有一隻眼睛，一隻耳朵。它看見了他，對他說些事情。普盧常常畫月亮，畫上他自以為在月亮中看到的東西，一個臉相，一些風景。

在普盧看來，這月亮是屬於個人的東西，是他心中的秘密。老師告訴他，月亮是地球的衛星，但他覺得，它不是地球的衛星，而是他的衛星，月亮是一首詩，一首純粹的詩。他和月亮之間有對話、有默契、心心相印。有了月亮，孤獨的普盧就不再孤獨了。

長大後他仍然保有這種對月亮的情結。成年時他還寫了一篇小說《午夜的太陽》來表達他對月亮的感情。它說的是一個姑娘在頭腦裡虛構了一幅圖畫：夜深時在天空有一輪輝煌的太陽；後來她看到了真正的午夜太陽，那是一種類似拉長了的光，沒有任何奇妙之處。這個小姑娘的印象多少就是普盧自己的印象。這篇小說沒有發表而遺失了。在劇本《涅克拉索夫》的序幕裡，他還讓一對男女開場白就談月亮。他對月亮的確有一種由衷的喜愛。

